

孙红旗◎著

死亡证明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孙红旗◎著

死亡证明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证明 / 孙红旗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1.1
(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
ISBN 978-7-80219-789-3

I. ①死…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64728 号

图书出品人: 肖启明
图书策划: 包 恒 魏 军 易孟林
文案统筹: 刘海涛
特约编辑: 王 健
责任编辑: 逯卫光 陈 曦

书 名 / 死亡证明
SIWANGZHENGMING
作 者 / 孙红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7号 (100069)
电 话 / (010) 63056573 (发行部) 63055903 (法律室)
传 真 / (010) 63056975
E-mail: MZfz@263.net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16开 70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 15 字数 / 270千字
版 本 /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 ISBN 978-7-80219-789-3
定 价 / 32.00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出版说明

随着我国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反映法律与犯罪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这类作品越来越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但遗憾的是，作为一种文艺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特别是文艺理论方面的足够重视。因此，这类文艺作品长时间缺乏科学的界说和艺术探讨。1981年9月，作家魏军在北京文艺学会常务理事会上，率先提出并创立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文学”（简称“中国法制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概念和文艺理论学科，并由他发起创办成立了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三十年来，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为推动法制文学理论研究、繁荣法制文学创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8年在原司法部部长邹瑜同志的支持下，由北京法制文学研究会并会长魏军同志发起，经中国法学会批准，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于2009年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成立。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法律与文学交叉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也体现了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逐渐走向成熟；同时，也为加强我国现行立法和执法的建议、建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平台，开拓了以文学艺术形式进行全民普法教育的渠道。

针对如何引导中国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坚持“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的正确方向；在中国法制文学作者队伍中，建立一个意境高远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导向；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不同风格的自由发展；尊重艺术规律；发现和培养新人；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与时代同行的好作品；探索中国法制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发行等产业的新思路、新模式，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之际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之后，于2009年11月3日至2010年9月3日又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初评、复评、终评，大赛圆满落幕。

为集中展现“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的优秀创作成果，我们特遴选出5部获奖作品，组成“第二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获奖书系”，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隆重推介出版。这些作品从主题立意、表现手法以及题材开拓，都有新的艺术追求，这无疑是令人可喜可贺的，相信定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关注。期盼以此书系抛砖引玉，催生更多更好的中国法制文学作品面世，不断地推动、繁荣中国法制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以法制文学作品独有的文学艺术的感染力和透视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本届大赛得到了上级主管单位中国法学会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还得到了人民日报、法制日报、文艺报、人民公安报、人民法院报、检察日报、中国文化报、新华网、新浪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现代世界警察杂志社等媒体和出版单位的大力协作，在获奖书系即将出版之际，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

2011年3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来自北海道的电报·····	1
第二章	舅公的忏悔·····	5
第三章	食人魔窟·····	15
第四章	樱花日记·····	23
第五章	神秘的名古屋老人·····	35
第六章	阵中日志·····	43
第七章	甩不掉的尾巴·····	53
第八章	右翼分子的阴魂·····	59
第九章	老兵的自述·····	67
第十章	国会议员·····	77
第十一章	妈妈精神的鼓舞·····	87
第十二章	灵堂前的倾诉·····	93
第十三章	和平鸽的回归·····	113
第十四章	艰难的证明·····	131
第十五章	陈列馆的惊人发现·····	147
第十六章	叶琳娜夫洛娃的陈述·····	159
第十七章	中国之行·····	181
第十八章	寺下登会社总裁·····	189
第十九章	收藏的证据·····	199

第二十章 魔鬼的儿子	213
第二十一章 失落了的北海道	229
尾 声	233

第一章 来自北海道的电报

死亡证明

雪野慧质子接到电报刚好是“盂兰盆会”的第一天。

这一天，天气晴朗，学生公寓外的校园格外令她留恋。三年里，慧质子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近春园、教学主区的大礼堂、学堂、老校门和裕元楼，都留有她的足迹。特别是青砖红瓦坡顶陡起的清华学堂，聚集过许多中国国学名人，雪野慧质子曾经流连忘返，深刻感受到了中日文化的渊源。

雪野慧质子来自日本北海道，三年前她到清华大学深造，研究日中关系历史与现状方向问题。这期间，她认识了同一届电子学专业的崔国建，成为一对恋人。转眼间三年过去了，他们将完成各自的学业。对于毕业后的去向，他们有过讨论，但不知为什么，崔国建从来也没给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也许，雪野慧质子会重返回日本北海道，而崔国建将回浙江衢州老家。

这一天的一大清晨，雪野慧质子沐完浴，换上了一身漂亮的和服。她高挑的个子，身材苗条且丰满。她爱蓄短发，头发油黑闪亮，白净的脸上一对大眼闪闪烁烁，直挺的鼻梁外则有一颗黑痣。雪野慧质子的牙白而整齐，一笑便显出十倍的迷人。她平常爱穿一条深色牛仔裤，上身穿一件圆领紧身长袖衫，袖口盖过腕子，胳膊显得修长可爱。今天穿上和服，锁住了她的艳丽，却透出了许多的妩媚。雪野慧质子要在宿舍里祭奠妈妈，这些年她一直思念妈妈，总觉得她活在心里。她需要这样一种感觉，让自己生活在自己营造的情感氛围里。

宿舍里的同学一早出去了，雪野慧质子清理净桌子，在祭坛（盆棚）供上蔬果、素面、麻糬，将茄子和黄瓜雕成牛和马置于旁边，在妈妈相片前点上三支香，合掌默默祭拜。

雪野慧质子的母亲秋贞美玑子是北海道国政学院的讲师，三年多前，母亲秋贞美玑子惨遭车祸身亡。妈妈的死是赤尾家族的一个噩梦，整个赤尾庄园像是笼罩在一场阴湿的秋雨里，伤情蒙蒙。除了舅公外，所有人都很难从悲伤气氛中走出来。妈妈整个头颅被车碾碎了，爸爸赤尾隆太郎请

了全日本最好的美容师都无法修复。爸爸不想让雪野慧质子看到妈妈的惨状，在雪野慧质子匆忙赶回北海道之前，将妈妈的遗体火化了。

在中国的三年里，每到“盂兰盆会”的日子，雪野慧质子都会遥祭死去的母亲，以表示自己的思念之情。

此时，沉浸于悲痛之中的雪野慧质子全然不知男友崔国建站在身后。当崔国建从身后搂着她时，雪野慧质子才转过身。

“你今天十分漂亮。”崔国建轻声说。雪野慧质子抹去眼泪，把头埋在他的胸前。

良久，崔国建将一封电报交给雪野慧质子。

电报是远在日本的爸爸赤尾隆太郎拍来的，电报里说她的舅公松子屋太得了直肠癌，将不久于人世，他希望弥留之际能见到雪野慧质子。

舅公一直是她敬重的老人，他今年86岁，30岁那年，他从中国战线回到北海道，住在不远的小樽三口町，靠着一条小渔船和几分地过着平静的日子，几十年来一直没娶妻。

雪野慧质子最后一次见到舅公是在妈妈下葬以后，那天，舅公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雪野慧质子见到舅公时，他仍旧是剃着光头，目光呆板地坐在门前那个木墩上。当雪野慧质子说到妈妈的死，舅公缓缓低下头。舅公一米八的个头，这样的个头在日本很是令人仰目的，他弯下去的腰让雪野慧质子揪心地疼。她跪在舅公面前，目光不肯离开舅公的脸，她能仔细地看清那张脸上的沟沟壑壑，从心里升起一股无限的悲鸣，想起几十年来舅公松子屋太孤独清寡，禁不住抱起他的头，深情地吻着，泪水滂沱。

从上学开始，舅公一直是她心目中的英雄，虽然舅公从来没讲起在中国战线的经历，但老兵的神秘却给了雪野慧质子太多的诱惑。那次见面，舅公说：“日中当代关系离不开战争这一课，你妈妈没做完。”

雪野慧质子对舅公的话似懂非懂。在日本学校的课程里，对中国的战争称之为“民族解放的战争”。到中国学习后，才真正知道了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但日本军人在中国所犯的罪恶，雪野慧质子不得而知。现在，一晃三年过去了，她硕士论文答辩已经完成，真想回一趟北海道，见见她思念着的舅公。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崔国建问。

“我想明天，今晚就订机票。”

“可是离毕业不到一个月了。”

“我还是想回去。”

崔国建想想道：“事已至此，你也别急，舅公是八十多岁高龄了，你先准备一下，订机票的事交给我。”

雪野慧质子点点头。

第二章

舅公的忏悔

死亡证明

崔国建为雪野慧质子预订了机票，他一直把自己的心上人送到检票口，雪野慧质子倒退着走，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的脸，一步步退出崔国建的视线。

雪野慧质子是在北海道机场着陆的，爸爸赤尾隆太郎亲自到机场迎接。开车的是跟随父亲多年的森木叔叔。森木矮个，身子敦实。在爸爸赤尾隆太郎面前，森木脸上的肌肉历来是僵硬呆板的。

“爸爸怎么知道雪野慧质子是这个时辰的机票？”雪野慧质子搂着爸爸的胳膊问。

爸爸没回答，森木充耳不闻。

雪野慧质子的思绪像风一样飘过，三年时间离别，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的亲切，她贪婪地望着车外飞逝的一切，心情十分愉悦。

“舅公松子屋太怎么样了？”

“松子屋太正等着慧质子。”爸爸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道。

雪野慧质子没有在意。她一直觉得，舅公和家里的关系就是名义上的那种。即便妈妈遭车祸前，两家几乎没有往来。可以说，两家关系是靠雪野慧质子维系的。小时候雪野慧质子常跑到舅公那里采野花，捡海螺，舅公给她讲故事，还教她说汉语。到了上学以后，雪野慧质子遇到烦心的事，也要跑到舅公那里。那里时常是雪野慧质子的避风港。但是雪野慧质子不明白，舅公为什么从不离开北坡。听妈妈说，舅公从中国战线回来就再也没出去过，也没有社交活动。与他一同回国的官兵不少成了大商人和高官，唯独他像是三十年就过完了一辈子，对往后的日子不再发生兴趣。家里所有人对舅公古怪的脾气习以为常了，每当逢年过节，雪野慧质子缠着要请北坡的舅公，爸妈总是推说舅公不会答应因而从没请过。的确，在雪野慧质子的记忆中，舅公一次也没来过家里。

“舅公一直想我吗？”雪野慧质子问。

“他一定要见慧质子。”爸爸回答。

“为什么？”雪野慧质子追问。

爸爸沉吟了一会儿道：“慧质子，我本不想答应舅公的请求，但你是大人了，而且专门研究日中关系。见到舅公以后一切就全明白了。”

看着爸爸的脸，雪野慧质子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了。

过了小山岬，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田里的水稻快成熟了，黄澄澄的透着丰收的景象，时至黄昏，还有零星劳作的农人，农人的头上扎着的花布，把广袤的田地点缀得很有生气。这是一幅画，一幅静止中很有动感的画，雪野慧质子在舅公松子屋太送给她的生日卡片里见到过这样的画。每当雪野慧质子生日或遇日本传统的节日，她都会收到舅公从日本寄来的卡片。卡片的正面无一例外是舅公亲手绘制的田园风景、妇女生活等内容的水粉画。在一次学校举办的绘画比赛中，舅公的一组画竟得了一等奖。这个结果是雪野慧质子没想到的。事后，评委之一中国资深画家专门到雪野慧质子的寝室里，问雪野慧质子怎么能画出这样的画。雪野慧质子告诉了实情。那位画家称道舅公的画派叫“浮世绘”，最早出现在江户时代，对欧洲绘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雪野慧质子最喜欢的是“葫芦花”。一个美丽的持扇女人立于竹篱搭就的葫芦花架下，茅屋竹篱爬着葫芦藤，显出春意盎然，女人套着木屐，神情悠闲，脚下流水潺潺，花香阵阵。她微闭双眸沉醉于如梦的春景之中。画面看起来柔丽雅致，用色简括，黑、柔黄、赭红三种色调被画家妙手描绘得生动绚美。竹篱、茅舍、溪沟边的小草，都用碎线勾勒。身着黑色和服的女子在简流淡雅的背景中十分引人注目。

那以后，“葫芦花”被送去参加中国美展，令人惊讶地获得了二等奖。

因此，雪野慧质子更加觉得舅公的神秘。

爸爸直接将雪野慧质子送到舅公那里。舅公的家在北坡的最深处，那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庄，村里人口不多，房屋像跌落在棋盘上的棋子，零星散布在平缓地带。舅公松子屋太还住着老式的房屋，门前围着矮矮的木栅栏，房屋前后的地上长着野草，像是很长时间没人收拾过了，一块裸露的石头成了进屋的一个台阶。在舅公松子屋太的门前，置有一个巨大的木墩，舅公长年坐在木墩上。这是雪野慧质子心中定格的画面。而现在，那里却是空空如也。平坦的木墩上布有一层绿色的青苔，木墩四周的野草斜刺刺向外扎出，雪野慧质子心里掠过一丝哀伤。

爸爸走了，说等着电话来接她。

舅公松子屋太家有一个保姆，是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这是舅公卧床后爸爸赤尾隆太郎为他雇的。

舅公松子屋太躺在床上，已让雪野慧质子无法辨认。他两眼深陷，额骨突兀，参差不齐的白发紧贴着头皮，像被飓风吹僵了的麦子；蜡黄的皮肤裹着一付瘦骨嶙峋的身子，原先一米八的个头短了许多。

雪野慧质子伏下身子，抓住舅公松子屋太缓缓伸出的手。

“舅公。”雪野慧质子轻声叫道。

“是慧质子来了吗？”

“是我，舅公您还好吗？”

“本来走了，因为有事拜托。”舅公嘴巴动了几下接着说：“雪野慧质子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三国吗？”

雪野慧质子点点头。

“魏明帝为了等司马懿嘱咐后事，硬是忍着不死。这死是可以忍的。”舅公断断续续道。

“舅公一直在等我？”雪野慧质子说着鼻子一酸。

“舅公告诉雪野慧质子的事，在心里压了几十年，舅公不能把这一生的遗憾埋在地下。”

“舅公您说。”

“雪野慧质子学的是日中关系吧？这更应当知道真实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让国人蒙受灾难，几十年了却阴魂不散，还操纵着国内右翼势力，秋贞美玘子就是他们的牺牲品。”

“我妈妈美玘子！”

“是的，你妈妈美玘子。”

“她死于车祸。”

“车祸只是形式。”

“怎么可能？爸爸从来没提起过。”

“赤尾隆太郎承受了所有的压力，也是出于无奈啊。”

“舅公是说，妈妈是被人杀害死的。”慧质子瞪大眼睛。

舅公松子屋太沉吟半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警察另有结论，但杀害美玘子的凶手可能是我。”

“舅公您！”雪野慧质子惊得从凳子上蹦起来。

舅公停顿了一会说：“慧质子，给我弄点水。”雪野慧质子为舅公倒了一杯水，插上了吸管让他吮着，她看到舅公的下巴下巨大的喉骨上下滚动，有一种挣扎着不肯咽下的感觉。

过了一会舅公问道：“慧质子到过中国南京吗？”舅公接着问。

“到过。”

“你母亲秋贞美玘子是从中国南京回来后，对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战线所犯的罪行，才有所认识的，她觉得自己被蒙骗了一辈子。那时日本文部省正因为批准‘编撰会’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各国进行舆论战，中国的反应尤其激烈，外交关系与经济合作随之走向低谷，你母亲感到了困惑。作为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学者，极其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因此，她从国政教育转向研究日中现代历史。后来，日本知识右翼团体认为：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解放殖民地而进行的大东亚战争’，吞并朝鲜半岛，是‘为维护亚洲安全而进行的正当的合并’，亚洲国家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是‘违反条约的违法行为’，正视侵略历史的行为，是‘民族自虐性的表现’。这些谬论歪曲了真实的历史，遭到亚洲人民包括世界人民的抨击。你母亲是一个治学严谨的教授，为了证明这些事实，她才下决心去中国，到了南京，从南京回来后她开始撰写文章，笔端触及了日本对华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此后，就有了那场车祸！”

“舅公是说妈妈到南京是为了否认日本右翼分子的观点，而后遭到不幸？”

“是的，美玘子是想证实日本军队侵略的史实。”

“您知道这一切？”

舅公没有直接回答。停了一会儿才说：“雪野慧质子现在是日中关系的专家了。但是在日本，知道史实的人并不多，包括你父亲赤尾隆太郎。”舅公继续说：“二战结束后，占领日本的美国军队对日本教育进行了全面改造，内容包括：要求日本修改教育内容，禁止传播军国主义思想，打击了恢复和继续推行军国主义教育右翼势力的气焰。战后日本首次出现教科书问题是昭和三十年八月，民主党提出的‘教科书问题’令国人担忧，想恢复战前的教育制度。昭和五十六年，是日本篡改教科书的高潮。当时，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当中，内容完全掩盖历史事实。你母亲从中国回来后，开始公开撰写文章，并且想通过我，揭露日军侵华事实。那时候，国内右翼思想很有势力，他们不但有组织、有分工、有纲领，还有一批‘战友会’的后代，称之为‘战友会的行动队’，这些人被‘战友会’利用，曾进行过无数次跟踪和暗杀行动。”

“妈妈是被他们杀害的？”雪野慧质子已是满面流泪。

“我想是的。但是右翼势力在日本有很多的团体，美玘子到底对谁构

成威胁，并没有人知道。其实美玑子没有从我这里知道什么。这么多年的沉默与孤独，正是为了赤尾家族的安全，我不会把那些事告诉美玑子，因为我知道后果。你父亲赤尾隆太郎是当时的地方议会议员，他的政治观点令人瞩目，因此我对所有人从来没谈起那场战争。但是美玑子既然想知道，她就能从其他渠道知道‘731部队’的内幕，这些内幕触及了日本军队侵略罪恶的核心，我想这是他们对美玑子下毒手的原因之一。”

“他们怎么可以……”雪野慧质子愤怒道。

“他们什么都敢做，因为日本国内政界、司法界、商界、舆论界都有他们的支持者，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以至于执迷不悟，错误地判断形势。”

“但妈妈的死和舅公有什么关系？”雪野慧质子问。

“如果舅公答应你母亲美玑子的请求，公开右翼分子极力想掩盖的日本军队进行细菌战的事实，美玑子就可能躲过一难。”

“但是舅公也是为了妈妈、为了赤尾家族呀。”

舅公眨了一下眼睛，叹气道：“现在情形有些不同了，中国战线回来的老兵所剩无几，右翼势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政治斗争，日本、中国外交日益亲善，两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相互依存。但是历史不能忘记啊。你是日中关系学的研究生，日中关系的修缮，首先要正视这段历史。这是我要见你的理由。”

“舅公是想把没对妈妈说的全告诉我？”

“这是舅公弥留之际唯一的心愿。”

这个晚上雪野慧质子没有回去，她就坐在舅公松子屋太床前，听着他低声的倾述，舅公的话有很多地方断断续续，不能连贯，以至于雪野慧质子认为他已经睡去。但是从舅公握手的力度，雪野慧质子能感觉到，舅公的讲述没有停止。到了后半夜，舅公已经是很虚弱了，嘴巴开合已十分吃力，但他没放开雪野慧质子的手，生怕雪野慧质子弃他而去。很多次，雪野慧质子因为舅公叙述的情景太恐怖而无法听下去，想让舅公停下来，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但是舅公一直不肯松手。

舅公讲述了他在“731部队”的许多罪恶，他说这一切都是不能原谅的。

雪野慧质子咬着牙，想以“国家的荣誉”这样理由来安慰舅公，让被战争折磨了一生的老人平安过去。但听了舅公松子屋太的叙述以后，憋了半天也没说出口。舅公显然是看出了雪野慧质子的心思。他说：“你可以想象战争的狰狞，战争本身包含着杀戮，但是日本对中国进行的细菌战争，与战争本身没有关系，这种杀戮完全超越了人性，是丧失人性的屠杀。这